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

一

明
大
明
一
統
大
業
一
統
大
業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總目

湖北蕪春方覺慧纂

一 總裁序

二 編纂述要

甲 編纂義例

乙 編纂經過

三 導言

卷一 奮起淮甸記

一 元璋之先世源流及其生厯

二 元璋少年貧窘託跡縉流密圖革命

三 郭子興起兵濠州元璋投身入伍

卷二 掌握兵權記

一 略定遠得馮國用李善長問定天下大計及
諭以處左右之方

五

二 取滁州克之奉子興至滁稱滁陽王

五

三 營救六合智全滁城

六

四 定和州總諸將兵禦元軍却之

七

五 郭子興卒元璋掌握兵權奉龍鳳年號

九

卷三 定鼎金陵記

一 元璋至巢湖率新附水師攻采石太平下之士

二 遣徐達等夾擊元軍擒陳桡先以歸張天祐

郭天叙皆戰死

十三

三 命常遇春擊敗元將蠻子海牙于采石親率

諸將進攻江寧鎮擒陳兆先降其眾

十五

四 馮國用攻克集慶城元將福壽死之乘勝取

鎮江金壇廣德

六

五 諸將奉元璋為吳國公設官分職

六

卷四 平漢陳友諒記

一 陳友諒初為書吏聞徐壽輝兵起聚眾應之

漸掌兵柄

九

二 吳國公克池州潛山計促陳友諒殺趙普勝克

三 遣徐達等伏兵九華山夾擊陳友諒敗之陳

軍旋攻陷太平守將花雲死之

三

四 陳友諒遣使密約張士誠夾攻應天吳國公

以計給之大敗漢兵于江東礪龍灣乘勝復

太平取安慶

三

五 擒漢將李明道命爲西征嚮導遂克江州友

諒挈妻子奔武昌

二四

六 招撫漢屬江西各州縣將吏

二六

七 吳國公優禮漢將胡廷瑞及其降將并諭告

官民

二六

八 命徐達旋師討叛將祝宗康泰收復洪都吉

安

二六

九 吳國公率徐達等親援洪都遂有鄱陽湖之

捷

二九

十 吳國公卽吳王位分官設職率諸將親征漢

都誘降陳理并諭告臣民

三四

十一 吳王答戎簡緩攻武昌之利益

三六

三 吳王對於平漢死難忠臣追贈勛爵設祠致

祭

三

三 吳王分命諸將肅清漢陳友諒所屬府州縣

卷五 平張士誠記

一 張士誠起兵高郵徙都平江

四

二 遣楊憲通好於士誠被拘命徐達攻常州擒

張湯二將

四

三 常州既下乘勝下泰興取江陰進攻常熟擒

張士德等

四

四 士誠遣使求和餽糧以求士德不許遂降於

元

四

五 攻石牌擒士誠將欒瑞攻下宜興廖永忠追

敵於太湖爲士誠將呂珍所獲

四

六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訓練壯丁編組爲伍

四

七 吳國公命胡大海攻蘭谿自率常遇春征婺

州延孺士許元宋濂等復興學校

四

八 吳國公擢用許瑗命胡大海守寧越命邵榮

等克復餘杭臨安諸暨

五

九 士誠寇江陰守將吳良敗之復敗其侵常州

兵於無錫之三山

五

十 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等大敗之胡大海耿

再成相繼攻克紹興處州

五

十一 吳國公設禮賢館徵聘劉基宋濂章溢葉琛

等并詔諭胡琛招集部曲李文忠同時推薦

王禕

五十四

三 吳國公命常遇春往援長興復以金華蔣英處州賀仁德等叛殺胡大海耿再成又遣李文忠往援旋復其地

五十五

三 平章邵榮謀亂賜死張士誠乘亂寇安豐吳國公率徐達常遇春等擊敗之

五十六

四 諸全謝再興叛犯東陽李文忠擊敗之張士誠自稱吳王奉元正朔

五十七

五 吳王與劉基密謀取張士誠之策

五十八

六 張士誠威逼元將達識帖木兒布哈帖木兒均自殺遂有江浙之地

五十九

七 吳王以張士誠大舉寇長興諸全命湯和李

文忠各率援兵擊敗之

六

六 吳王檢閱將士諭勤操練預爲取吳之計

六

七 吳王以海安泰州綰士誠南北之交通命徐

達等渡江諭以規取方略相繼攻下以所俘

官兵安置辰潭二州

六

八 命徐達等率兵取高郵李善長以書招致李

濟藉分敵勢以次平淮地

六

九 李濟以濠州降陸聚亦以徐宿來附旋命李

文忠往達軍議淮安城守事宜

七

十 吳王召諸將議討張士誠榜以八大罪并授

徐達常遇春先攻湖杭策略

七

十一 徐達進攻湖州擒義清於太湖降呂珍朱暹

五太子張天騏等均降

六

五

李文忠克餘杭謝五偕弟侄出降潘元明籍

獻土地人民軍馬錢糧之數并執蔣英劉震

殉祭胡大海太倉松江紹興嘉興諸郡縣以

次克服

七

五

吳王遣李伯昇等勸士誠降不屈自縊其妻

亦自盡餘將降

七

五

吳王已平士誠師還論功行賞諭諸將矢志

圖復中原共成大業

八

卷六

平方國珍記

一

方國珍倡難浙東降元屢叛

六

二

方國珍奉元命攻張士誠七戰七捷迫士誠

奉元正朔

七

三方國珍初通吳國公奉書獻金并以子關為

質

七

四吳國公遣楊憲夏煜兩致書方國珍論以禍

福從違之機

八

五吳國公却國珍獻金命胡琛討之

八

六吳王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

九

七國珍通使於閩吳王貽書責其奸詐國珍懼

運珠寶泛海

九

八吳王遣朱亮祖湯和攻克三郡國珍逃入海

九國珍奉表乞降吳王宥其前過授以廣西行

省左丞

九

卷七 平陳友定記

一 陳友定從戎屢樹戰功元廷甚倚畀之 六

二 吳王以陳友定侵處州遣胡琛進取建寧琛
被擒遇害 六

三 陳友定進據漳州 七

四 吳王規定進討陳友定方略 七

五 湯和攻克湖州撫輯軍民 九

六 吳王因群臣勸進卽皇帝位建元洪武國號

大明 一〇

七 湯和移師會攻延平執陳友定解京 一〇

八 胡廷美何文輝攻克建寧令曹復疇招諭汀

寧等未下郡縣 一〇

九 上諭湯和戒其所短并追封胡琛之功

一〇三

十 殲滅陳友定餘黨

一〇四

卷八 征撫兩廣記

一 命楊璟率師取廣西命廖永忠取廣東并授

征撫方略

一〇五

二 上以廖永忠招降元何真勅諭厚賞錫職并

令誅滅邵宗愚黃彬等民賊

一〇六

三 楊璟既下永州率兵至梧州以次收復各府

州縣

一〇七

四 遣中書蘭以權安輯廣西兩河洞溪官民

一〇八

卷九 北伐中原記

一 吳國公遣員偵察元情

一〇九

二 吳國公對於邊境充實資源惠愛人民并遣

使離間元將

二四

三 北伐戰略

三五

四 徐達師次下邳攻克沂州

三〇

五 徐達等取益都路諸郡悉附

三一

六 徐達率兵至濟南遣張興祖常遇春進攻東

平濟寧

三二

七 吳王諭徐達等勿留降將散卒遂榜諭官民

及所俘者曉以禮義登萊蒲臺均來歸

三三

八 徐達遣常遇春率師取魯西之東昌路自率

兵發濟南討平叛將俞勝

三四

九 上以衍聖公至京遂榜諭有司舉賢勿事嚴

迫并命徐達調諸將會師德州北征

三

十 徐達鄧愈分道先取汴梁南陽兩路送左君

弼竹昌等至京

三

十一 徐達常遇春等進取河南路別遣馮宗異康

茂才取陝州潼關以遏敵援軍之路

十二 上幸汴梁徐達還河南分遣諸將肅清各州

郡

四

十三 上授徐達進取元都方略并賜諸將夏衣

十四 上祭元故將察罕帖木兒命徐達集諸將悉

會東昌以俟征命

四

十五 上發汴梁命中書省賑恤老幼孤貧并諭諸

將體卹民艱遵守紀律

四

六 徐達命各軍徇取河北州郡另遣馮宗異取

華州康茂才取安邑以遏秦晉援軍

一五

七 徐達由德州分水陸兩軍直取津沽進克元

都元主北遁

一六

八 徐達捷表至京羣臣稱賀上諭以勿替厥職

勉守仁厚

一七

九 車駕發南京詔改大都路爲北平府築城置

衛鞏護北平

一八

十 上至北平元降將謀叛捕誅之旋遣將掃平

未下州縣

一九

十一 詔諭天下并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

二〇

十二 王保保李思齊等聞徐達師攻晉棄嫌謀禦

達乘其虛直圖太原

五

三 徐達分三路進取山西遣馮宗異自椀子關

取澤州康茂才自茅津渡取安邑達自固關

直克太原擴廓倉猝遁走

五

四 徐達遣諸將分取未下各州縣

五

卷十 征平西北記

一 汪河歸自陝西嘉其不辱使命遣使太原諭

勉諸將

五

二 徐達攻陝西常遇春趨西安朱明取鄜城

五

三 上以書諭李思齊來歸不決棄鳳翔奔臨洮

五

四 徐達會諸將於鳳翔克臨洮李思齊降蘭州

五

亦下

五

五 徐達師至陘川張思道走其弟良臣以慶陽

降旋叛被斬

卷

六 上致書擴廓不報命達等攻之擴廓走達令

馮宗異總制諸路軍馬班師還京

卷

七 擴廓寇蘭州張溫守城數月乃紿之敵遂去

八 上詔赦臨洮匿亾將士還家并諭張溫為將

之道

卷

卷十二 討平蜀夏記

一 明玉珍起兵及其據蜀稱帝

卷

二 吳王兩遺玉珍書諭以順逆存亾之道

卷

三 明玉珍卒子昇來聘吳王遣蔡哲往報探其

山川形勢為取道伐蜀之計

卷

四 上復遣明昇書諭以審機識變善守勿失 一六

五 楊璟使蜀將還遣昇書曉以大小順逆之道 一七

六 徐達克興元 一八

七 命傅友德湯和等征夏并授方略 一九

八 湯和克歸州進取夔州傅友德克階文進取 二〇

綿州

九 湯和廖永忠趨夔州會于重慶友德進兵成 二一

都

十 夏將丁世真誘土番寇陷文州秦州傅友德 二二

赴援均克之世真被其校所殺

十一 湯和廖永忠等下重慶昇啣璧奉表歸降 二三

十二 傅友德圍攻成都戴壽聞昇降乃籍府庫倉 二四

廩亦降朱亮祖徇下未附郡縣

五

十三 上投昇為歸義侯并諭湯和等克保寧執吳

友仁械送京師

五

卷十三

征撫雲南記

一 上遣王禕偕蘇成使雲南

六

二 上遣吳雲使雲南

三

三 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授以征滇策略

三

四 元梁王聞克曲靖遁入羅藏山

三

五 令征南將軍不必回衛并勅諭烏撒等酋長

六

六 元梁王自縊大軍遂入雲南路乘勝進取臨

安

六

七 上得雲南捷報勅諭傅友德并詔告烏撒等

處人民

卷

八 築路置郵以利交通設官分治詔示人民并

曉諭傅藍等以古人馭夷之道

卷

九 上以傅友德上奏軍餉不足制定納米給鹽

之例并令駐軍就地給養

卷

十 上遣使撫慰諸蠻并令傅友德進克大理

卷

十一 定賞格以犒將士

卷

十二 烏撒復叛諭諸將討平之

卷

十三 上以雲南諸夷既平諭諸將處理善後事宜

十四 上加元臣酋長之官并諭諸將審處蠻夷相

機班師

卷

十五 論平雲南之功封賞將士

卷

卷三 征撫內漠元虜記

一 常遇春卒於柳河川李文忠代領其眾援大

同

二 遣使致元主及其丞相書

三 征撫元虜策略

四 鞏固大同之後防

五 徐達攻王保保之捷音

六 徐達奉諭招撫吐番安定征蜀之後方

七 上致元幼主書

八 李文忠進次開平攻取應昌

九 上不許元降臣賀捷亦不許行獻俘之禮誥

封故元諸孫

十 詔示邇北臣民并以文致祭元故主

二六

十一 頽平定沙漠之詔

二七

十二 上與劉基論興亾之道并詔諭元宗室臣民

來歸

二〇

十三 錫降臣爵帛及招撫散卒并命韋正撫循河

州之將士

二三

十四 致元幼主書

二四

十五 徐達李文忠還朝上表百官稱賀

二五

十六 大封功臣及賜物品

二六

十七 大宴功臣諭以創守得失之道

二七

卷十四 征撫外漠元虜記

一 分遣諸將并授方略

二八

二 中路軍失利於嶺北西路軍大勝於瓜沙州
三 李文忠親率東路軍急援中路追虜兵至稱
海而還

三五

四 上厚待降臣驛丁犒賞不及貪將并詔征軍

還駐晉燕

三六

五 致元幼主及其二臣書

三七

六 上以胡虜出沒無常特命徐達等率兵備邊

相機勦撫

三八

七 屢諭徐達等宜勤終始勿忘艱難遇敵宜慎

勿墮其計

三九

八 命諸將分駐進勦遣降臣護送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歸沙漠以示寬大之旨

四〇

九 厚賜降將并遣使諭責顧時王志藍玉酣飲

廢事之罪

三

十 詔徐達等還京以傅友德總領各軍往北平

防邊旋命李文忠代之仍令友德等還京

三

十一 元嗣君崩王保保卒上仍令嚴撫邊虜

三

十二 遣使致祭元嗣君其右丞周亨等自沙漠來

歸

三

卷五 征撫遼東元將記

一 元遼東之轄區與官制

三

二 遼東土官之叛變

三

三 宋韓林兒將關先生等竄擾遼東

三

四 元將各軍所駐遼東之要地

三

五 高麗國王奉明正朔

三

六 高麗國王感明廷優禮出兵侵入遼東

三

七 上乘高麗侵遼東之機諭勸納哈出及遼陽

官民

三

八 故元將劉益奉表來歸旋為洪保保所害

三

九 上以水陸兩軍控制遼東仍齎書諭勸納哈

出

三

十 致元將禿魯驢兒書

三

十一 上獎給戍遼將士以備寒暑致書白瑣住勸

其出詣有司

三

十二 詔北平府屬置倉儲糧以給北征軍士

三

十三 納哈出寇遼東守將葉旺給之敗其眾於蓋

州

四 勞賞蓋州將士

三五

五 上以北元與高麗締盟屢却高麗來貢嚴備

邊防

三三

六 命徐達湯和傅友德經略遼東腹地以斷北

元與高麗之交通

三〇

七 命馮勝傅友德藍玉率師往北平會操諸道

兵并置衛儲糧市馬以備北征

三二

八 命馮勝等征元將納哈出擒之遂降其眾

三〇

九 賜賞降將祿位及其家屬士卒物品

三五

十 諭責馮勝違令貪財撤其軍權命藍玉為征

虜大將軍

三六

三 詔諭藍玉出征元主擒其次子地保奴等而

還

三 改封納哈出之子察罕為瀋陽侯其部將悉

來歸附

三 召藍玉等還朝論功行賞

卷六

征撫大漠酋虜記

一 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被害部屬來降置衛以

安其眾

二 降將失烈門背叛遣使訪慰虜主將吏

三 詔命晉王櫛燕王棣節制各軍北征并遣使

往諭故元丞相

四 燕王奉諭率師至迤都勸乃兒不花等來降

并賞賜降將

元

五 命燕王討伐叛將遼王并令邊衛訓練預備

軍

元

六 命傅友德討叛將阿札失里

元

七 命諸將訓練軍士於西北邊衛并遣劉真等

征哈梅里

元

八 命諸將分衛訓練軍馬及整理軍事并命藍

玉追捕逃寇征西域罕東之地

元

九 命燕王征幹難河虜將安達納哈出

元

十 諭諸將置衛屯田守邊之法

十一 命馮勝為總兵官增開鞏昌至甘肅之驛道

并統計全國官兵名數

元

十三 上以藍玉謀反誅之命晉燕二王總制軍事

督率諸將築城屯田并規限屯田給餉之制

十三 命周興爲總兵官征勦野人命肅王慶王督

理整飭陝西屬衛軍馬

十四 命總兵官周興分道攻克女真同時勅燕王

周王遣將巡邏邊塞

十五 命陳暉等討韃靼諸僞王遣陳誠立撒里畏

兀兒爲安定衛詔肅王遣將追番酋哈刺章

等

十六 命耿炳文爲總兵官遣軍戍白城子之要隘

以北備胡寇

十七 遣使往別失八里等處諭以恩信欲促彼歸

我使臣寬徹等

三七

六 諭示諸王安備邊防要策及諸王自衛之方

法

三七

卷七 征撫內寇記

一 平兩廣盜寇

三三

二 平閩浙盜寇

三三

三 平湘鄂贛盜寇

三三

四 平四川盜寇

三七

五 平陝甘盜寇

三三

六 平貴州盜寇

三三

七 平雲南盜寇

三三

卷六 防勦倭寇記

三三

一 倭人歷漢迄唐宋受中國爵命習中國教化

二 中國有倭寇之由來

三 遣楊載使日本諭其國王不報復遣趙秩往

諭其國王乃奉表稱臣

四 遣僧祖闡無逸使日本善宣教化

五 命禮官移書責倭王良懷遂奉表稱臣

六 倭寇劫掠沿海郡縣令造海舟製兵器以備

倭寇

七 胡惟庸內結宿將外通倭夷謀反伏誅

八 命湯和經略沿海築城寨設衛所以備倭寇

附圖 插入各卷

一、日本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編纂述要

湖北蘄春方覺慧纂

甲 編纂義例

一、革命二字始見於易之革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湯不伐桀於滅昆吾之際。武不伐紂於渡孟津之會。時未至也。放桀於南巢。伐紂於牧野。卽孟子所謂聞誅一夫紂矣。自周以降。異族分割中國者。莫如東胡。其族人於中國能建立朝代者。曰鮮卑之北魏。北周曰契丹之遼。曰女真之金。有以漢族而統一之者。有以異族而征滅之者。終未有爲中國一統之主者。惟蒙古人於中國能建立統一朝代。曰有元。統治政權將近百年。以胡俗而亂華風。滅德作威。荼毒黎民。

太祖奮起淮甸，興師北伐，驅逐胡虜，卒能恢復中華，蔚成大業。夫湯武以諸侯而革君主之命，太祖以匹夫而革胡元之命，其武功不在湯武下矣。此其革命武功所由記也。

二、自明亾後，鴻儒遺老，闡揚明代史書，激勵民族思想，清初嚴頒禁書之令，造成文字之獄，甚至誅戮先賢，如潘聖章戴名世之流，不可勝數，而被禁書目錄不下數千種。是以明史明通鑑明紀事本末明鑑綱目諸書，關於太祖民族革命之事績，多有刪削，缺焉弗詳。本書採取材料，必徵信實，出自太祖實錄者十之七八，明人野史者十之二三，太祖實錄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樂之初，余所鈔者，永樂十五年重修之本也。關於革

命戰事、檢尋本末、據其原文、分類纂入、繫之某卷、其有
譌誤闕略者、攷諸野史、覈其實績、以正其誤、而補其闕、
凡一段或數句者、皆註出自某書、惟北伐中原、征撫遼
東、征撫沙漠、諸記、明元革易之際、間有採自新元史、高
麗史、東國史、略庚申外史等書、必求其徵實而已、史家
之例、叙直書事而不斷、而得失勸懲寓焉、若必欲臧否
而短長之、非史法也、然班范以後、所有論次、皆入贊中、
溫公通鑑、所有見解、皆著爲論、俱繫之本事下、本書仿
其例、問錄夏燮明通鑑攷異及其論、或管見所及者、亦
於本事下附入、

三、實錄不書太祖奉龍鳳年號、以令軍中、特書郭子興
卒、孫德崖欲併其軍、子興子天叙懼、以軍事屬太祖、時

乙未年三月事也。又是月杜遵道、劉福通奉韓林兒爲皇帝，都亳國號宋。建元龍鳳。時宋事皆決於福通。福通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欲爲己用。張天祐往受命，自亳歸。賈杜遵道檄推郭天叙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太祖爲左副元帥。太祖却之曰：大丈夫寧受制於人耶？由此觀之，則知和陽諸將非皆心服太祖者也。罪惟錄韓林兒傳云：丙申三月，福通犯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分軍三道，一趨晉冀，一闖關中，一出山東。元兵無暇南征。太祖當於斯時渡江下太平，取金陵。凡文移告誡，不可無元以紀。故假宋之年號，實行己之命令。此正太祖取天下之術也。諸書皆云：子興卒，太祖代領其軍。證以乙未年元至正十五年正月，子興檄太祖總軍事，則代領其軍。

卽出自子興之遺命可知也。太祖旣代總其軍，雖宋檄郭天叙爲都元帥，而天叙不過擁虛名而已。下太平，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而郭天叙、張天祐皆不預焉。是太祖之爵稱爲羣臣所奉也。明矣。據史記漢高祖初起事，則稱劉季，封沛公，則稱沛公，封漢王，則稱漢王，卽位稱帝，此本虞書舊法也。溫公通鑑書法亦如之。此史例也。本書於太祖投郭帥，則書元璋，下太平，自領元帥事，則書大元帥，郭天叙死，諸將奉爲都元帥，則書都元帥，取集慶諸將奉爲吳國公，則書吳國公，平陳友諒，羣臣奉爲吳王，則書吳王，倣史記通鑑之史例也。林兒卒於龍鳳十二年十二月，羣臣上言議定明年稱吳元年，可知奉龍鳳年號至此而止矣。本書於未稱吳

元年以前，但書干支以紀年，革有元之正朔，自卽帝位後，則書上，依據太祖實錄之書法，以立系統而正名分者也。

四、本書事以類記，記分細目，繫以編年，倣紀事本末之例，而年內記月中之干支，乃因數事連記之也。月內祇有一事，則不書干支。若通鑑則主於記事，而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則年之月朔必書干支，然每每攷之失詳，記之多乖，溫公病之，故本書按月內有數事，則書月朔干支，餘皆缺焉。然每目叙事之中，其時相近者，繫以先是至是，初字及字等，時較遠者，則遞書其年月，而統繫之一目下，以明一事之先後，無相間隔也已。

五、司馬遷叙二千餘年事，著爲史記，僅五十餘萬言，文簡而雅，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歷代史家，無能出其右者。班固叙二百餘年事，名曰漢書，其於文字之有關國計民生，有繫學術禮制者，必一一載之，不厭其繁。乃有八十餘萬言，兩家史法，各有精工，爲信史家之極則也。本書叙明太祖五十年中之一部戰史，關於政略戰略，則有諭文，對於陳友諒、張士誠、昇及海內羣雄，則有致書之文，克集慶、下洪都、取武昌、綏雲南，則有告民之文。諷元主、間元將，莫不致有長書。舉兵北伐，亦有檄文。誠諸將行賞典、置官制、禁胡俗，無一不有諭誥。蓋倣班固漢書之例，凡此諸文，靡不詳載。此僅叙戰事之一種，以年歷計，不及班固漢書四分之一，乃將近三十萬言，明

知文繁事冗莫絲刪削誠以有裨於當時革命之文獻者悉擇其精要而採錄之者也

六、凡攻戰所克要城則書其改置且書以某將守之戰勝所獲輜重詳書其數目憑勞記功稽功定賞據趙甌北廿二史劄記史記變體云留侯傳以諸將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卽此可見漢初起兵令諸將各立簡牘以記勞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成大業者太祖對勲臣戰士不沒其勞績如平陳張定中原征遼東靖雲南撫沙漠每於戰捷之後必大舉論功行賞之典明論功績之大小以定品秩之高下賜物品之多寡則詳書之甚至將士所得物品數目亦詳書之此就一般行賞之例則知其公平也然守

士盡責者，雖降將亦膺重賞。治軍喪律者，雖至親亦加重罰。一秉大公，無稍姑息。其事散載本記，不一而足。

七 用兵之道，貴乎情報。情報之術，曰間。曰偵。外用間，牒以知敵人之情；內用偵，察以知我軍之情。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孫子曰：用間有五。一曰因間，因其鄉人而用之。如康茂才爲陳友諒之鄉人，太祖密令茂才遣閻者至友諒軍，給告以虛實，乃敗友諒於江東橋。二曰內間，因其官人而用之。有術客者爲趙普勝之官人，太祖使人陰間之，來歸資客，以厚幣使潛往陳友諒所，親以間普勝，而普勝卒爲友諒所殺。太祖所謂普勝雖勇而寡謀，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三曰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如徐達攻平江不下，時莫天祐爲士誠守，無錫更爲唇

齒其將楊茂善泐水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盡得其虛實遂破平江城四日死間使吾間詣敵約降敵從而信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或有吾間爲敵所得以虛勢威懾敵人間亦死矣如陳友諒久圍洪都內外阻絕援兵不至朱文正一面遣張子明赴建康求援一面遣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緩其攻友諒信之及期未舉降旗友諒縛捨命王者殺於城下子明還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之曰若能誘城降可得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主上率大軍至令諸公堅守友諒怒殺之是子明以援軍至示敵捨命王者以詐約降緩敵其忠烈豈有異於守城者之殉其職乎五日生間因遣往之使生而還報太祖鼎定金陵

四方皆敵，北而胡虜，西而明昇，東爲張士誠，南爲陳友定，惟首以陳友諒爲主敵，而擇其上智善辯者爲間通，好於羣雄，察其動靜，窺其虛實，未嘗有受制於人也。此不過舉用間之例耳，且其平時隨地密佈偵員，凡敵我一切消息，無時不有，情報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當太祖未渡江之先，李國勝欲圖之，國勝部下陰以情告，趙普勝欲害之，廖永忠密報事機，皆以先知有所防範，不爲奸人所制也。攻集慶，有以陳埜先詐降告者，而太祖不墮其獻計之彀中；下洪都，有以祝宗等謀叛告者，而太祖遂遣其部隊以從征，甚至藍玉私通元妃，以責其罪過，蔡青謀亂未發，而分遣各衛，此皆得諸一般情報之功效也。惟情報之法，規諸大明會典

纂詳如有誣報不實者當坐以重罪。本書特載太祖善用間法偵術敵我之情燭知於事先治軍則嚴攻敵則克可爲兵家之參攷也。

八、內寇胡爲而記之也。記之以知內寇之起原。內寇之起原可以類而分之也。太祖用兵數十年有以戰時俘虜過多輒以十餘萬遷徙異地。由有司不能撫恤以致饑寒并至挺而走險。有以敵兵潰敗竄匿山壑出沒剽掠。有以出征士卒畏避而逃勾結匪人憑依山寨謀叛。有以妄覈民之無籍者爲軍或強驅民以供役因此逃竄山林嘯聚爲盜。有以官吏貪墨守將擾害逼民羣聚作亂。有以妖人假佛降世蠱惑愚氓。凶賴者歸附劫官掠財更有洞蠻夷番罔知教化其中狡黠者煽禍倡亂。

嘯聚萬人或數十萬人互爲聲援大爲民患凡此一一載之也當太祖戰爭之際未嘗顧及上述致亂之起原致有燎原之火不可猝滅是以徧地萑苻日益猖獗遣軍勦捕動以數十萬計若不分叙其事則不知各地盜寇之多寡時間之久暫地勢之險夷故分平兩廣閩浙湘鄂贛四川陝甘貴州雲南等寇患因其分叙厥事不得不各繫之以年以明系統亦紀事之別例也特記勦撫內寇以備有所借鑑焉

九 錢大昕答馮集梧書謂古來紀傳編年之書祇有本人自序未有他人爲之序者蓋史以寓褒貶其用意所在惟著書人可以自言之按史記漢書皆有後序自明其著書之義例溫公通鑑無序以宋神宗御製序在前

也。本書以

總裁之序冠其首，亦仿其例也。

乙 編纂經過

溯自九一八事變以還，忠志之士，每引宋明致亡之軼事，警惕國人，以期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挽救危亡。其用心可謂良苦矣。然此不過一時之激勵，徒供嗟嘆慟哭而已。何若將明太祖革命武功，及其恢復中華之史實，詳加闡揚，俾得以提高國民自尊自信之決心，擯除自私自利之企圖，集中全民之力量，鞏固政府，服從統帥，與侵略者爭取最後勝利，建樹民族自由獨立之無疆偉業，厥功豈讓其獨美於前哉！此余編纂明太祖革命武功記之動機也。於是將已搜購有清禁書，作一

種史料之探討尤以實錄爲真確之材料世無刻本得
吾亡友駱君子謙嫻習史地督書手謄繕實錄二百五
十七卷余遂採用編年分類方法將一切史料判爲屬
於同一性質或屬於同一事件者造爲內容材料細目
而爲合於方法之聚集類分焉按排定次序之規律精
選裁分類之材料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攷證有似混者
重複互注以明源委第日以忙於公務夜始勞於纂述
恒焚膏以繼晷輒不知東方之旣白矣纂成過半七七
事起奉命兼任華北黨務指導專員遂束書輟編致力
於職務但構史之思日夕縈於腦海恍然若有所失責
守攸虧深滋慚思迨戊寅夏間開臨時代表大會凡關
黨務暫時結束余亦因此卸職遷居川東之南浦重整

舊稿積勞成疾幾類於危，憇息於葵花寨之雲深館，醫藥兩便，旋就痊可。其館主人謝君弢庵，家學淵源，藏書宏富，張予所借，余棲其館。而本書始纂成十七卷，予所校正一遍，喻血輪亦校正八卷。己卯孟春，奉派往晉冀視察，時迫期促，趕擬導言，而勦撫內寇一卷，猶未着手編輯，乃囑霖姪檢集材料，分類擷要。王玳瑚襄其攷正地名，整理纂入，完成十八卷。其內寇起源之種類已述於義例中。自丙子迄己卯，四載之中，稿凡兩易。去夏纂竣，度諸書庫，是冬歸自晉冀，棲息華巖，羅貢華、何復洲、萬亞博、蕭忠貞、張伯泉諸同志先後蒞廡，視余濕疾，出稿覽之，急勸付梓。且得劉君芹堂資助，始發鋟刻。王道明同志專責校對，兼擬具圖說。吳君仲行繪正，插入書

內以完成太祖恢復中華之戰史。膚學僭纂蕪穢舊史，
牴牾疏畧，亦所不免。海內君子有所指正而辱教之又
幸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朔

中華與國二十六年五月

辛亥

癸卯年春不與前年同其年正月庚辰而長沙之及
所以宗太顯列於中華之歷史實學尚餘燕蘇書史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

導言

湖北蘄春 方覺慧

余幼讀明通鑑。服膺太祖恢復中華之偉業。遂徧閱明史及紀事本末。通鑑綱目諸書。然於太祖民族革命之事績。文獻多有刪除。缺焉弗詳。未得窺其全豹。癸丑歲始購得禁書目錄於滬肆。乃按姓氏編爲索引。念餘年來。隨置行篋。遍遊各省。搜集遺本。凡二百餘種。其中紀載於太祖革命武功。有足稱異者。尤以徵聘人才。釐定軍制。清丈土地。復興文化。諸端爲其革命成功之主因。良有足爲後世法。茲舉其犖犖大者述之。

一、徵聘人才。當元末季。政令不綱。上縱淫慾。下肆專橫。權臣竊命于內。守將擅兵于外。中原鼎沸。干戈擾攘。羣雄

並起海內分裂。小明主稱帝于亳。徐壽輝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玉珍稱帝于西蜀。智均力齊。互相仇殺。徒存併吞之心。毫無弔伐之念。戰爭連年。烽烟滿地。加以飢饉洊臻。人多死亡。民生凋敝。於斯已極。太祖目擊時艱。覩羣雄無治世之才。蒼生有雲霓之望。遂迺勵志革命。託跡緇流。密結英豪。奮起淮甸。得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爲之基幹人才。且多方徵聘。不召之賢。乃佐郭子興軍。以圖進展。及其下定遠。得馮國用。李善長。下滁陽。得常遇春。下和州。得廖永安。俞通海。下太平。得陶安。李習。及子興卒。繼掌軍柄。定鼎金陵。取鎮江。聘秦從龍。克婺州。召許元。胡翰。克處州。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以文學聘至者。王禕也。以制樂聘至者。冷謙也。聘至留爲。日後

用者方孝孺也。聘至修禮書成而不受官者梁寅也。聘至修史書成而不受官者楊維、陶宗儀、趙汭也。聘至衡文典試而不受官者沈夢麟、滕克恭也。更有足異者陳遇先生。隱於鄉里。乃以秦元之之聘至。俾典戎機。帝幸其第。密咨籌畫。授供奉。不受。洪武元年。首陳爲治要道三事。授翰林學士。不受。除中書左丞。不受。召至華蓋殿。令坐草平西詔。授宏文館學士。不受。尋晉禮部尙書。不受。延至奉天門。令坐詢典故。命其子侍衛。不受。享年七十有二。竟以布衣終。夫下盡匹夫救國之責。不邀爵祿之賞。上不挾勢強人以官。全其高尚之志。此誠三代以下所罕覩者也。故當時文臣武將皆奇才異能。匡佐大業。於以底定。乃下詔曰。向者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之深講。獨賴羣賢。

輔佐之功。克定創業之基。山林巖穴。豈無懷德抱才之士。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歟。抑刑辟煩重。人懷其居歟。抑朕寡德失禮。不足以致賢歟。抑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能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者。豈自甘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幸不吾棄。由此觀之。太祖羅致人才。猶有遺賢之憾。故三年下開科舉詔。使中外文官。皆由科舉而進。以杜夤緣倖進之門。復令有司科薦並重。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徵明經行修儒士三千七百餘人。量才使用。責以專任。以久。有刑措之治。此太祖徵羅賢才。分官任職。能完成革命之偉業者一也。

二、釐定軍制。國家之治亂繫乎兵制之良否。徵兵精而治。募兵雜而亂。兵權集則治。兵權分則亂。稽古兵制。莫備於周。莫不善於唐。能鑒唐而法周者。明太祖之兵制也。太祖初隸郭子興軍。得掌兵權。因環境時有變遷。故兵制亦多改革。乙未年。滁陽王郭子興卒。宋主韓林兒檄滁陽王之子天叙爲都元帥。張文祐右副元帥。朱元璋左副元帥。是時徐壽輝據蘄州。方國珍據台州。張士誠據高郵。羣雄割據。擁兵者眾。元璋自顧力薄。遙藉宋之聲援。奉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自和州渡江。所下之地。置各翼元帥府。以統制軍民。丙申年。旣下集慶。置行樞密院於太平。總制各翼軍馬。戊戌年。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蓋以元之屯軍。深入鄉村。俗稱韃子。毀紀滅倫。無所不爲。用是簡拔民兵。編組爲

伍驅逐胡虜。還我河山。曠野沃壤。多爲荒蕪。民無定居。田無故主。於是命諸將屯田。凡駐軍所在之地。開墾屯田。論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連年饑饉。民力凋敝。若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將帥已有分定城鎮。然隨處隨地。未能盡墾。數年來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約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尙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辛丑年已置帳前五翼元帥府。五都督先鋒。改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內外諸軍。尋以其權太重。改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丁未年太祖初爲吳王。置武德龍驤等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罷各翼統軍元帥。

令曰。諸將有仍元舊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也。其覈所部兵五千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此爲吳王元年以前兵制之大略也。洪武元年，天下既定，立軍衛法。自京師達於郡縣，度天下要害之地，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三年，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衛爲都衛，復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都衛，以統屬諸衛。八年，改置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十三都指揮使司，復置甘州、山西、福建、三行都指揮使司，俱隸大都督府。十三年，太祖懲胡惟庸之叛，革中書省，因改大

都督府爲左右中前後五軍都督府。隸外衛於都司。而都司及內衛各以其方隸五府。惟親軍不屬。遂爲定制。五都督總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兵部掌兵政。而軍旅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掌兵之權。五軍有總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至將屬以五府。而兵又總於京營。合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制。考王圻續通攷中載軍籍抽丁議一篇。內言取兵之道。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旣定其地。因之留戍者也。歸附者。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也。謫發以罪遷隸爲兵者。其軍皆世籍。王洪緒明史藁兵志載。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衛所數目。都司十。留守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親軍十二衛。衛所者，分屯設兵，控扼要害，有步兵，有騎兵，而步兵又有守兵，戰兵，屯兵之別。騎兵則因其地之需要，無定額者。綜五府所轄衛所及親軍之兵額言之，約一百九十八萬人。國出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務，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印於朝，將歸第，軍還衛，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是將無專兵，兵無私將。永杜跋扈尾大之患，而建國家久固之基也。自兩京元年八月田詔以金陵為南京大衛，以至外衛所之軍，皆屯田自為耕種。計軍授田，以地養軍，分軍立屯堡，且令守約，以十分為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三七之數核之，則每衛屯種者，應有三千九百二十人。太祖起自布衣，率軍征勦，隨時隨地，檢練軍馬，尚慮其屯軍久而弛武事，自四年命徐達往北平，馮勝

往陝西。鄧愈往襄陽。操練軍馬。至二十四年。命漢衛六王
練兵臨清。其中屢命元勛宿將。分道練兵。終洪武之世。訓
練未嘗少怠焉。蓋以衛所軍士。計一百九十六萬人。而是
時人口之登籍者。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則
是三十人乃一人爲兵。據明會典載。各都司衛所原額屯
田總數八千九百三十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八畝零。指太
祖成祖兩代屯田而言。成祖時。內外衛四百九十三。守禦
屯田羣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親軍衛二十二。合計軍額
三百二十八萬六千零八十名。而番邊衛所不與焉。乃以
兩代軍額比較。則成祖軍額超過一百三十萬三千六百
八十名。按在八千九百三十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八畝內。
除一百三十萬三千六百八十名之屯田。計三千五百四

十三萬四千零二十二畝。餘爲太祖時衛所屯田之總數。爲五千三百八十八萬五千四百二十六畝。以五千三百八十八萬五千四百二十六畝之田。分給一百九十八萬之軍。人得二十七畝強。則是軍之食。軍自給之。邊儲之所運。軍需之所徵。取於民者無幾。軍多爲農。故雖兵額二百萬而不見其冗。食出于軍。故雖歲費數千萬而不見其匱。城者較藝于三操。田者講武于隙月。內外相維。彼此互發。兵戎奮。倉廩實。旣已統一中原。而復撻伐邊虜。東北自鴉綠江至混同江。西北自青海至庫倫。戰區之長。幾達七千餘里。同時調兵。分途進攻。故雖師興百數十萬。而不見其難。此太祖養兵二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能完成革命之偉業者二也。

三、清丈土地。元末失政。上下交征。屯軍侵佔民田。豪右魚肉鄉里。而農民大半爲奴。其自耕者。不過曉田瘠地耳。盡終年之勞役。不足以供征斂。甚至鬻妻售子。不免於餓。孳逋逃。老弱填于溝壑。壯者流爲盜寇。滿目瘡痍。遍地荆棘。民失所天。大亂遂起。卒致國本動搖。宗社以屋。太祖定鼎之初。有鑒於此。卽以整理土地爲當務之急。故於平虜之後。將其王公勲戚官田。與各地駐軍之屯田。暨富民流亡後之遺地。盡行收歸國有。以口量地。分給民耕。軍種復以北方各省曠土荒地最廣。而兩浙民多地少。賦稅不均。遂於洪武元年。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賦稅。三年。蘇琦奏自河南起兵。天下騷然。十年之間。耕桑變爲草莽。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恐日久國用虛。

竭爲今之計。宜責之守令。招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若田不加闢。民不加多。則覈其罪。帝是其言。遂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令掌其事。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無田以耕。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無田者往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給資糧牛種。四年。諭省臣曰。古者井田之法。計口而授。故民無不授田之家。今臨濠之田。連疆接壤。耕者亦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若兼併之徒。多佔田。以爲己業。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續文獻通考二卷內載。太祖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奏天下墾田數。少以千計。多至二十餘萬。

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蓋古者田爲母。人爲子。田土者。不動之物也。而可以飛灑。可以隱沒。稅糧者。隨田者也。而或有田無稅。或有稅無田。或以熟田爲荒地者。或懼差役而析戶者。惟在書吏之筆端。官府無可按據。以知其實也。攷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其法以一百一十戶爲里。一里之中。推丁糧多者十人爲之長。以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管攝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次。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里後。爲帶管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爲畸零。冊成爲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冊面青紙。

惟上戶部者黃紙。故謂之曰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皮藏

之。按後湖卽今之南京元武湖。皮冊庫東西向。歲委御史二人。戶科給

事中一人。戶部主事四人。督監生一千二百人。清校違誤。

王鴻緒明史藁食貨志云。太祖卽位之初。大誥天下。言浙

西府司徵稅害民。甚於猛虎。始峻贓吏之誅。定賦稅法。一

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田曰官田。曰民

田。凡二等。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

凡二等。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徵以夏曰夏稅。

徵以秋曰秋糧。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民始

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

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

役。有僱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業厚薄。以均適其力。

時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二十年。命國子生中聰明強力耐勞而肯盡心且習知方田之法者。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鄉有封界。田有區段。自一畝以至萬畝。自一里以至百里。各一鄰界。挨次而往。造成一圖。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魚鱗圖以土田爲主。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以爲之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以爲之緯。賦役之法定焉。二十四年。奏准攢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謄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並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

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送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算。如人口有增。卽爲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會過割。務不失原額。排年里長仍照黃冊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於一百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充。圖內有事故。戶絕者。於畸零內補湊。如無畸零。方許於鄰圖人戶內撥補。其上中下三等。人戶亦照原定編排。不許更改。果有消乏事故。有司驗其丁產。從公定奪。仍於各文冊前面。本縣依照式樣。類總填圖。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歛害民。或將各處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才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

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若頑民。賊誣排陷者。抵罪。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戶。隱瞞作弊。及將原報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改過割。一概影射。減除糧額者。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蓋以當時人民安于習慣。官吏便于私圖。非限之以峻法。則人民所報不實。非處之以重刑。則官吏所辦不力。官畏刑。則不敢欺飾。民畏法。則不敢隱瞞。自辛酉至辛未。整一排年。更造黃冊。先後清校。故人民之丁產事業。官府必有冊。土田之鱗次櫛比。鄉里必有圖。按圖以稽其荒熟。爲某人見業。則田不可隱。按冊以稽其家某戶佔田若干。坐落某處。則稅不可逃。圖以紀田。則田爲經。而久爲緯。是以人而繫田也。冊以紀人。則人爲經。而田爲緯。是以田而繫人也。互爲經緯。百世不惑。人雖變遷。

無定。田則一定不移。是之謂以田爲母。以人爲子。子依乎母。而的的可據。縱欲詭寄埋沒而不可得。豈非黃冊魚鱗圖之制使然也哉。攷明初土田之制。民田少而官田多。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牧馬場。城孺苜蓿牲地。園陵墳地。公佔隙地。諸王公主勲戚大臣內監寺觀莊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田有頃有畝。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佔畝廣。屯民新佔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

一斗二升。七年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詔蘇松嘉湖四府田重租糧額舊額田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一。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按蘇松

五處最重倍蓰于他方江西之南昌袁瑞等處亦甚重說者謂太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其民也而實不盡

然蓋其害起于宋之官田宋徽宗時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當時在廷計利之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

收租謂之官田既曰納租則其所納必重於民田之賦可知也厥後籍沒蔡京王輔韓侂胄等之田皆併入之于是

官田寢廣沿及元世相仍不革張士誠既據江南又併元如嬪親王之產入焉太祖滅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編于

蘇松等處太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并後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稅其後更擬絜官田重稅併于民田于是江

南之民大受其害重稅由來已久非太祖惡張陳因而仇視其民也見任邱王桐齡著中國史三編明代之文化五

賦稅 二十六年覈天下戶口土田及稅糧總數戶一千六

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

十二。土田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二頃六十八畝零。此乃係民田。而官田不與焉。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合稅糧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四萬二千三百五十石。如以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二頃六十八畝合畝數八萬五千零七十六萬二千三百六十八畝之田。分給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人得十四畝強。復以八萬五千零七十六萬二千三百六十八畝之田。平分二千九百四十四萬二千三百五十石之糧。則每畝稅糧三升六合弱。而當時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是每人得田十四畝強。而完稅銀約僅五錢有奇。此爲正糧。而布麻絲絹茶等稅。及馬料不與焉。故田土均而賦稅平。國庫富而倉廩實。此太祖清

進言
丈土地以均民食能完成革命偉業者三也。

四復興文化 明太祖征服羣雄統一中原深痛胡俗變易中國之制漢官威儀蕩然無存遂於元年詔禁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之惡俗復衣冠如唐制當大亂之餘文化陵夷在未卽位前之己亥年令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厚爲訓導興學尊師之道於焉發軔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效先王之舊制內設國子監爲最高造就人才之學府因不足盡延天下之俊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八年詔天下皆立社學俾鄉社之民均覩教化並令民間子弟兼讀大誥及本朝律令復以燕雲十六州爲遼金夷俗污染年代尤久人鮮知學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三人

分教北方。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各教其子弟。由是窮鄉僻壤咸知有學矣。十七年立遼東諸衛學。諭禮部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立。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教。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多。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多。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義。非但可以造就人才。他日亦可資國用。自後各衛以次皆設學。攷其學制。中央有國子監。則有祭酒。司業。博士等職。爲之師。地方有府州縣學。則有教授。訓

導等職爲之師。鄉社則有社學。延通經行修之士爲之師。閭里有塾師。以教平民子弟。此外皇室設有宗學。爲宗室子弟肄業之所。各地立有書院。爲廩監精研學術之舍。上而國子監。中而郡縣。下而社學。蔭舉貢廩諸生。皆爲官費。民生附生。皆爲自費。社學私塾。以期教育普及者也。太祖復令品官子弟。及民間優秀充國子學生。自一品至七品。均得與叙蔭。皆謂之官生。郡縣中諸生。論其優秀而歲升之。並選會試下第年少質美者。令入學。皆謂之民生。四年。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入國子監。得陳九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復得監生悅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而當時忠義氣節之士。博學篤敬之儒。盡出於國子監之門。太祖復令禮部較社學子弟。誦讀誥律多寡。次第

給獎。使其以律己之心律人。愛家之心愛國。則其所學爲
身體力行之學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之學宮
咸以明倫名堂。蓋重倫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卽人倫也。亦
人類組織之原理也。在朝廷。則有君臣。猶今之主任官公
務員也。在家庭。則有父子夫婦昆弟。在社會。則有朋友之
交。此所以設學而教明人倫也。夫五倫。旣爲人類組織之
原理。則五倫各有守則。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
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是也。敦崇五倫之威儀。導之讓而教之中。
莫過于禮。和順五倫之情感。啟其志而合其德。莫善于樂。
防範五倫之圯堤。賞其善而罰其惡。莫愈于刑。保障五倫

之數亡。完吾政而固吾圉。莫備于軍。太祖以元禮制廢壞。

王祭無禮。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之喪。無功總之服。冠

婚飲射。皆無定制。遂命劉基定百官朝會禮。官民相見禮。

則上下長幼之分定矣。李善長定官民喪禮。則服喪有定

式。孝子致其哀以盡喪之禮矣。陶安定郊社羣祀禮。朱升

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五祀禮。詹同定宗廟祫祭禮。魏觀

定祭祀禮。凡祭祀天地社稷山川宗廟之神。必陳樂器。頌

樂章。行宗廟之祭禮。則奏祫享宗廟樂章。以勸天下之孝

也。行太廟合祭禮。則奏大祀敬獻樂章。以勸天下之忠也。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功臣配享於太廟。使沒者得依祖宗

之神靈。以同享祀。不獨朝廷宗廟盛典。亦以寓朕不忘功

臣之至意。命定太廟合祭禮。良有以也。定朝會宴享樂九章。前三奏和緩。中

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第一奏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稱

述王師起義之由。舉第一爵則奏之。其詞曰。千載中華生
聖人。王氣成龍虎。提劍起淮西。將勇師雄。百戰收強虜。驅
馳鞍馬經寒暑。將士同甘苦。次第靜風塵。除暴安民功業
如湯武。第二奏開太平之曲。名風雲會。稱述王師渡江收
取太平。以有江東。舉第二爵則奏之。其詞曰。玉壘瞰江城。
風雲繞帝營。駕樓船。龍虎縱橫。飛礮發。機驅六甲。降虜將。
勝胡兵。談笑掣長鯨。三軍勇氣增。一戎衣。宇宙清寧。從此
華夷歸一統。開帝業。慶昇平。第三奏安建業之曲。名慶皇
都。稱述王師撫安建業。爲王業之本。舉第三爵則奏之。其
詞曰。虎踞龍蟠佳麗地。眞主開基。千載風雲會。十萬雄兵
屯鉄騎。臺臣守將皆奔潰。一洗煩苛。施德惠。里巷謳歌。田
野騰和氣。王業宏開千萬世。黎民咸仰雍熙治。第四奏削

羣雄之曲。名喜昇平。稱述王師掃除羣雄。平定禍亂。以有天下。舉第四爵則奏之。其詞曰。手持黃鉞。削平荆楚。清吳越。清吳越。暮秦朝晉。幾多豪傑。幽燕齊魯。風塵潔。伊涼蜀隴。人心悅。人心悅。車書一統。萬方同轍。第五奏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朝。稱述王師平定幽燕。以承大統。舉第五爵則奏之。其詞曰。天運推遷。元運移。王師北討。定燕畿。百年禮樂重興。日。四海風雲慶會時。除暴虐。撫瘡痍。漠南爭覩舊威儀。君王聖德容降虜。三恪衣冠拜玉墀。第六奏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稱述威德及四夷來朝。舉第六爵則奏之。其詞曰。海波不動。風塵靜。中國有真人。文身交趾。氈裘金齒。重譯來賓。奇產異珍。梯山航海。奉表稱臣。白虎玄豹。九芑丹鳳。五色麒麟。第七奏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稱述治

功告成。大封功臣。以定爵賞。舉第七爵。則奏之。其詞曰。乾

坤清廓。論功定賞。策勳封爵。玉帶金符。貂蟬簪珥。形同麟

閣。奉天洪武。功臣佐運。一作興文經武略。子子孫孫。尊榮富

貴。久長安樂。第八奏。大統一之曲。名鳳凰吟。稱述王業廣

大。四海一家。萬方同軌。舉第八爵。則奏之。其詞曰。大明天

子。駕飛龍。開疆宇。定王封。江漢遠朝宗。慶四海。車書會同。

東夷西旅。北狄南越。都入地圖中。遐邇暢皇風。憶萬載。時

和歲豐。第九奏。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稱述奉天法古。以

守承平。舉第九爵。則奏之。其詞曰。風調雨順。遍乾坤。齊慶

承平時節。玉燭調和。甘露降。遠近桑麻相接。偃武修文。報

功崇德。率土皆臣妾。山河磐固。萬方黎庶歡悅。長思創業

艱難。君臣曾共掃四方。豪傑露宿宵征。鞍馬上。歷盡風霜。

冰雪朝野如今。清寧無事。任用須賢哲。躬勤節儉。萬年同守王業。蓋此樂章。於紀君臣創業功德之中。寓以警惕和讓之至意。奏於朝會宴享之間。使上下同聽之。則莫不敬而親愛者也。五年。制定婚禮。詔禁習染奢侈。務從節儉。以厚風俗。而重人倫之大本。十四年。諭以鄉飲酒之禮。所以叙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隆愛敬。識廉恥。知禮讓也。鄉閭里社之間。均宜徧習。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之上。高年淳厚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于良善之中。如此。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長幼之序。不待教而興矣。樂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道備矣。太祖法先王制五刑。笞杖徒流死凡未構成五刑各等

罪之先。則有五服。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總麻是也以定之。九

族。自高祖至元孫凡九或父族是也以齊之。六親。妻為夫族服妾為家長族

服出嫁女為本宗服為外親服是也防其犯刑也。迨造成刑而未判者。用七具。笞杖訊杖枷紐

以審之。既審而終判者。則有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義內亂是也以誅之。六賊。盜竊盜賊是也以等之。

八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實議貴是也以貸之。五則以贖之。工贖輸炭贖是也分其輕重而執行之者也。攷其當時定大明

律之意。凡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

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本應罪重

而犯時不知者。以輕罪論。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憫民疑

而犯時不知者。以輕罪論。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憫民疑

而犯時不知者。以輕罪論。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憫民疑

而犯時不知者。以輕罪論。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憫民疑

也。二罪俱發。論其重者。若一罪已決。餘罪後發者。等勿論。重者并計前罪。以充後罪。示民輕省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輕罪發覺。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上裁。盜及傷人者。得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刑。教民養老。慈幼。矜不成人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得相爲容隱。奴婢工人。爲家長隱者。皆弗論。泄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流者。得贖。存留養親。教民孝也。此太祖制刑律。寓以人倫之教。更深切矣。爰其時武臣

守將多起自行伍。罔知人倫之道。七年。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奉衛守將命往招。不從。竟夜斬其首以歸。衛守將請賞之。太祖諭之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可耳。手自及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夫衛將爲其請賞。是教民不兄不弟也。焉能守鎮一方。以敷教化哉。是故洪武年間。廷臣兩次請立武學。不許。令武官及其子弟咸入太學。詔行大射禮。命太學及郡縣各學諸生朔望習之。射儀以齒爲序。又詔會試中試後十日。面試騎射。武官習禮義。文士學騎射。以重文武全材之實學。二十四年。詔國子諸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尊夏攘夷。爲百王軌則。脩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決大疑處大事者。諸生其務

習之。二十五年置宣慰司學令化外咸知禮義。並申令學校習射及書數。俾嫻於實用。蓋國子監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分科設教。故以五禮防其飾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其縱情而教之和。以射御防其萎褻而教之習武。以書數啟其知識而教之窮理。摠括之曰禮義。禮之意已詳舉矣。茲僅述義焉。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人義卽五倫之義也。太祖崇尚文武合一之精神。以武士納于文校之中。蓋其意使青年學子。視聽言動。必須循禮踐義。掃除頹靡怠慢之惡習。養成忠勇自信之毅力。故洪武年中。應天中式者。如黃子澄、練子寧、盧原質、黃觀、景清等。盡出太學之門。後爲文臣武將。多徇忠于建文之朝。嘗觀太祖以忠義

獎民者如農民郭雲因元末亂率義旅保鄉里元既滅亡而雲獨保裕州太祖屢諭不服累戰不屈旋以病故太祖嘉其忠義誥襲其子曰郭雲雖無開國之功難以世襲特以忠義凜然以其子洪入開國功臣之例授以宣武將軍僉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時人多稱頌之此破例優襲足以激勵國民守土之忠義者也蓋學以是教政以是獎一時忠臣義士風雲相從整軍經武征勦四夷東至女真北至大漠西至哈密南至騰越皆入大明之版圖且令邊塞武官子弟及庶民俊秀者皆入學教以先王之禮使知五倫之義爲化民成俗之本以完吾政而固吾圉也夫分之則爲五倫合之則爲民族團結民族之精神在五倫發揚民族之威力在五軍曾子曰戰陳無勇非孝

也。故五軍運用之妙，總以不離乎五倫爲近，是良以推行五倫之要道，誠爲當時民族文化之重心。治平之方，盡在斯矣。此太祖復興文化，以正國俗，能完成革命之偉業者，四也。

綜上所述，太祖徵聘人才，以輔國政，釐定軍制，以奠國基，清丈土地，以厚民生，復興文化，以培國力，四者俱備，故爲創造一代之宏規也。然尤有足稱者，厥爲融合種族之政，策實造人類無窮之庥焉。元年大赦天下，詔有言：蒙古色

目

色目指欽察回回藏苗而言

人，旣居我土，卽我赤子，有才能者，一體

擢用，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朕旣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此言其在政治上，有同榮同享焉。稽實錄：歷年戰勝胡人，俘擄官兵人民，約一百

五十萬有奇。使其雜入各衛。分居內地。變易生活。同化語
言。養成相同之風俗習慣。信教隨其自由。惟對相傳血統。
規定法令。據明會典二十卷內載。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
中國。許與中國人家結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
男女兩家抄沒入官。爲奴婢。著爲法令。融合血統。以泯滅
種族之界限。遂成爲中華民族。豈獨武功成就而已哉。

蘇越之界則後風氣中華其越豈能死如如煉而耳如
 畏之兩寒姓於人官派双賦善派於余福合血錄以地
 中國精與中國人寒錄賦賦不指與本錄自賦賦變書
 賦室於命熱則會典二十卷丙難命案古詩目人月羽錄
 言委風賦同之風益皆對計幾訓其自由辨機賦血絲
 五十萬會存於其錄入各滿分錄丙賦變長生岳同分請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卷一

湖北蕪春方覺慧纂

奮起淮甸記

一、元璋之先世源流及其生歷 太祖諱元璋，字國瑞，濠

州鍾離縣東鄉人。先世居沛，後徙句容，名朱家巷。太祖實錄以下

簡稱實錄其高祖六，是為德祖，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四

九公，即曾祖為懿祖，娶侯氏，生子四，初一公，初二公，初五

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即祖考為熙祖。剪勝野聞載太祖自叙世德碑

文累世積善，隱約田里。宋季世，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

實錄卷一初一公配王氏，生子二，長五一公，次世珍，為仁祖，即

元璋之父也。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因困于

役，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五一公僅十有二歲，世

珍纔八歲其祖考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削五一
公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重二重三生盱眙重五生鍾離
世珍娶陳氏生子四人長重四生盱眙重六重七生五河
元璋其季耳剪勝野聞載太祖自叙世德碑文時戊辰年九月十八日也

元天歷元年

二元璋少年貧窘託跡緇流密圖革命元璋十歲徙西

鄉既長鳳目龍顏奇骨貫頂廓然有大志湯潛庵擬明史稿卷之一資

稟生知勤于聞善每遇閭墅鄉校講說詩書必注意聽之

而不去有儒衣數人講學以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為六元璋曰微子王子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

干膠鬲是人名眾皆嘆服泗水張定在田錄就學聰明過人事親

至孝顧錫疇綱鑑正史約甲申年元至正四年旱蝗大饑疫元璋時年十

七、四月父亡，伯兄歿而母卒，連遭三喪，又值歲歉。實錄卷一

貧不能葬，鄉人劉繼祖畀以葬地，即鳳陽祖陵也。明鑑前紀是

時元璋與仲兄二人形影相弔，度無與俱存，仲兄遂他往。

按太祖自叙世德碑文曰：先兄重四公，有子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

又次兄出贅劉氏，某託跡繙流，昭代典則，卷一載甲申歲天災流行，疫癘大作，仁祖及陳太后俱邁病，同月辭世。兄

南昌王臨淮王亦先後疫歿，歲復旱蝗，時昭王走他境，度荒未幾亦歿。元至正十二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世德碑

文言之更明證。諸太祖仲兄叔兄不歿於甲申之歲，而歿於甲申以後，今從世德碑文，昭代典則二書。元璋

乃得隣嫗具儀物，禮寺僧高彬，入皇覺寺居焉。明史稿開國紀卷一

是年九月，寺之主僧因歲歉不足以供眾食，散其徒入寺。

甫兩月，罹此饑饉，徬徨三思，歸則無家，出則無學。皇陵碑乃

遊他方，走合肥，適六安，歷光固汝潁諸州。元璋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

饌與交，權酒酣，踞上修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與諸兒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

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
之（一）皇明從信錄卷一（一）暗結豪俠密圖反元得志同

道合者實繁有徒崎嶇三載復還寺居孑然一身矢志革

命奔馳於濠定之間結納壯士勇夫如費聚也納交於濠

垣明史稿周德興也相得於里閭明史稿徐達湯和吳良

吳楨花雲陳德顧時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

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從信錄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

從信錄張赫張銓等合費聚周德興共二皆密結於平日

田興亦訂交於患難按元璋歸里得壯士徐達湯和等入

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故元璋在甥館湯和委心

推翊為萬夫長時彭早住趙均用在濠橫暴度不可振乃

獨以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為基幹人才辭去郭帥令費

聚復招壯士數千人南略定遠至元璋總和陽兵時諸將

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甚謹派化類編開基卷之一載廖
永安密報趙普勝之異謀此皆平日密結之明證也復考
與龍記載洪武三年田興行賈過六合遇虎當道興伺山
谷打殺之事聞太祖一再詔請堅不入朝最後特遣詹同

奉手書渡江敦勸書曰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
天涯未知雲遊之處何常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爲
之喜不可仰兩次詔請更不得以勉強相屈文臣好弄筆
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書略表一二
願兄長聽之昔者龍鳳之潛兄長勸我自爲計又復辛苦
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
主從此浪跡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故
以爲戲言不意真絕跡也皇天厭亂使我滅南盜驅北賊
無才無德豈敢妄自尊大天下濂雅戴之陳友諒有知徒
爲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
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傳言令
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
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時而平
生交誼不爲時勢變也世未有兄因弟貴惟是閉門踰垣
以爲得計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
偶然作皇帝並非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元璋元璋也本
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兄弟
之情莫間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
則聽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
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脚色觀此書內
容則知田興志操卓異可與共患難而超然不願與時元
共富貴但興爲元璋密結反元之友此又其明證也時元
政昏濁紀綱不立君荒臣專民心思亂江淮汝穎間義兵

大起元史紀事

三、郭子興起兵濠州，元璋投身入伍。壬辰年春，定遠富

民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起兵，攻破濠州，自稱元帥。元

璋時年二十有五。元璋自十七歲至二十五歲苦身焦思密圖革命約九年矣。聞子興

舉兵欣然往見，子興奇其狀貌，留事左右，命長九夫，常指

與謀事，凡攻討，命以往，戰輒勝。子興愛之，乃以所撫馬公

女妻焉。馬公宿州閔子鄉人，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

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托之。子興撫如己出。馬公

尋卒。子興為女擇配，以元璋，幣達有智，略宜配之。子興妻

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

或為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意決，乃以女妻之。一皇

明從信錄卷之一。即高皇后也。實錄卷一。元璋智略機警，深沈不耀，子

興與德崖同起事，不相能。元璋調護之，季秋，元丞相脫脫

克復徐州、芝麻、李遁去，彭大、趙均用率餘眾奔濠。子興等

納之使居己上，事皆稟命。從信錄大有智數，子興禮大而

易均用。

潘聖章國史攻異

於是德崖譖諸均用曰：郭子興知有彭

將軍耳。均用怒，德崖與之謀，伺子興出，執之，幽諸德崖砦。元璋方在淮北，聞難，亟歸，道遇故人止之曰：郭公已被執，并欲執公。元璋曰：郭公於我厚，有難不救，非義也。馳至郭氏，急率子興次子往訴於大，大曰：吾在，孰敢魚肉而翁？輒呼兵行。元璋亦披甲執兵，偕詣德崖砦中，破械出，挾子興以歸。是年冬，元將賈魯圍濠，元璋與子興竭力捍禦。明鑑

前紀卷上

癸巳年春，賈魯死。五月，元兵解圍去。六月，元璋

還里募兵，得七百人。子興喜，署爲鎮撫。時彭趙所部暴橫，子興弱，元璋度濠諸帥無足與同謀，乃棄所部數百人歸他將，獨率鄉里壯士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欲南略地。鴻猷

錄卷三

招降民兵守則可以鞏固濠州進則可以攻取滁和

與人以易自處以難毅然決斷於心仍奉郭帥令惟謹

數里募兵得十萬人于興齊營為賊黨所誘賊黨皆焚劫

而賊黨士突曰爭春賈魯天正以其兵獲圍去六月天興

以歸景平參天孫賈魯圍賊天輒與于興傲式執業賊

平兵曰天輒亦賊甲燁兵皆前蓋軍器史鄭縣州縣于興

以意率于興火于封箱焚大天曰吾亦無姓無肉誰能贖

其將將公天輒曰渡公汝死果有戮不姓非義也誠手時

天輒亦奔前北關無道賊賊劫人止之曰渡公曰赫赫

訓軍其以用恐賊軍與之將同于興出燁之幽滿滿軍澤

長世用賊軍澤訓焚長賊軍滿其以用曰渡于興賊食並

賊之與吾曰土事登稟命路正新大育晉漢于興斷大而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卷二

湖北蘄春方覺慧纂

掌握兵權記

一、略定遠得馮國用李善長問定天下大計及諭以處左右之方 甲午年春定遠縣張家堡有民兵團結號驢牌寨無所屬且乏食子興欲招之念無可使者元璋請命騎士費聚往以計招降得壯士三千人後元璋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得精兵二萬悉加訓練元璋諭之曰爾眾初非不多一旦為吾所有何也蓋將無紀律士不素練故令爾等練習知紀律共戮力以建功業眾皆惟命是從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國勝改名勝字宗異因淮南起兵里人推為義兵長保鄉里兄弟聚眾立砦自固元璋以兵略

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謁元璋見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
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曰有德者昌有勢者
強明公豈無意乎建康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拔建康而定
鼎然後命將出師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
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元璋大悅俾其兄弟
皆贊兵政預機密於是併軍南略滁陽道遇李善長來謁
與語甚悅留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
智者不足與謀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
將士將士不得展其能以致于敗其羽翼既去主者安得
獨存故亦相繼而亡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
所爲也善長謹受命隨元璋進攻滁陽

實錄
卷一

二取滁州克之奉子興至滁稱滁陽王

元璋既略定遠

兵至數萬人軍聲頗振豪傑響應七月率眾往取滁州以
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道遇賊數千人顧從騎遠欲退恐
敵乘之雲乃拔劍躍馬衛之直衝敵陣敵驚視之不敢禦
曰黑將軍勇甚未可與爭鋒也抵滁州眾大至遂進克其
城駐師焉鴻猷錄是冬彭大自稱魯淮王趙均用自稱永
義王未幾大死子早住領其眾國史考異二人尋相吞併戰士
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狼戾益甚從信錄挾子

興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元璋遣人說均用曰大王窮迫郭
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自
剪羽翼失豪傑心竊為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眾殺之得
無悔乎均用聞元璋兵盛心頗恐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
用是得免乃將其所部萬人率至滁州稱滁陽王聞元璋

所得兵三萬餘人，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元璋以所得兵三萬歸之，奉其號令。居三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其兵柄，無預征伐。而元璋未嘗有怨言。前史先是，元璋每遇敵，智勇奮出，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軍中有所得，皆無私取，輒分給部屬。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子興以元璋無所獻，頗不悅，故讒言得以間之。元璋妻馬氏知其意，凡將士略有所獻者，悉遺子興。妻張氏由是疑覺，漸釋。實錄卷一按自軍興以來，元璋兩次援救子興，是其忠義也。歸三萬人於子興，是其仁讓也。戰有所獲而分給部屬，是其廉愛也。奪其兵柄而事之愈謹，是其堅忍也。一身兼有此美德，故卒以成帝業。

三營救六合智全滁城

十月元將脫脫大敗張士誠於

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求救於子興子興素與其帥有隙故難之元璋曰六合破滁州不能獨存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元兵號百萬諸將莫敢往託言禱神勿吉爲辭元璋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爲遂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給之元兵列陣徐引而去尋元兵大至欲攻滁元璋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從信錄卷一獲其馬甚眾然度元兵勢盛恐益兵來攻乃具牛酒斂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城主老病不任事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欲以兵戮之民固畏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奈何移兵戮良民

元將引兵而去，滁城得完。實錄卷一

四定和州，總諸將兵禦元兵，却之。乙未年元至正十五年韓林兒稱

帝於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年正月，諸將以城中乏糧，欲議所往。滁陽

王召元璋問計。元璋對曰：「困守孤城，非策。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計將安出？」元璋曰：「選勇敢士三千，令衣青衣，椎髻左衽，佯爲元兵，以四橐駝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犒賞將士。和陽兵見，必納之無疑。再以絳衣兵萬人踵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號。絳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前往，耿再成將絳衣兵繼之。會天祐兵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兵已入城。

遂率眾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禦之，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眾皆潰，元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會天祐兵至，擊元兵，敗之，追至合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入據其城，再成不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滁中守備單弱，元璋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元璋從旁曲讚之，眾欲殺使者，元璋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時王猶未知天祐等已拔和陽，命元璋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仍窺取和陽，至中途。

復集再成等潰兵千餘人合兵三千餘人率徐達李善長

等先進暮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

鴻猷錄卷二

元璋入

城撫定之報滁陽王王檄元璋守和陽總諸將兵元璋秘

其檄時諸將驕不肯下期會日元璋微除榻以觀之俗尙

右諸將入皆踞右虛左以待元璋元璋故後入就左不爲

異已而城守機密白事者雁列諸將瞠視無可否元璋剖

決立辦始稍屈服和陽城未甃乃議分工甃城廣袤限以

丈尺刻期各完所業諸將玩爲故常越三日與諸將閱城

惟元璋先期畢工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甃

城皆不如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若無約束事何由濟

自今違令者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謝初諸將破城橫暴

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元璋召諸將士謂之曰諸

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

眾凡軍中所擄婦女當悉還其家民大悅

實錄卷二

元璋既總

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未盡心服惟

湯和聽命甚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使不爲異

皇明從信錄卷一

是月元兵十萬來攻元璋以萬人拒守兩月餘食且盡而

元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分屯新

塘高望及青山鷄籠山阻我餉道元璋拔其旁寨數出奇

兵破之抵鷄籠山降其寨帥元兵乘元璋出復來攻城幕

官李善長督兵戰却之殺獲甚眾元兵皆渡江志

明鑑前紀

五郭子興卒元璋掌握兵權奉龍鳳年號當是時濠帥

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

與德崖有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

其軍先發德崖留後，元璋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

走報滁軍與德崖鬥，德崖爲子興所執。皇明從信錄卷一元璋大

驚，急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聞變

皆忿，抽刃扼道，擁元璋行數里。德崖弟遇之，欲加害，有姓

張者語眾曰：「吾帥在和陽，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而先害

朱公，郭公必逞憾於吾帥，姑待我往觀之。」張入城，見子興

鎖德崖頸，對飲，還告曰：「幾害兩人，今彼此無恙，事不難釋，

眾猶怒，張力解。子興聞元璋被執，如失左右手，遣徐達往

代，達挺身詣德崖軍，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帥，眾不可

張復勸諭之，元璋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未幾，達亦歸。子

興欲殺德崖而甘心，以元璋故，強釋之，悒悒不樂。三月病

卒，歸葬於滁。德崖聞子興卒，欲來統其軍，子興子天叙懼，

以軍事屬元璋四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

林兒立爲皇帝稱小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福通自爲

丞相遣人詣和陽授滁陽王子天叙爲都元帥張天祐右

副元帥朱元璋左副元帥元璋曰大丈夫甯受制於人耶

不受前明紀是時徐壽輝據蘄州方國珍據台州張士誠據

高郵四方割據稱雄者眾元璋乃自顧力薄遙藉韓林兒

聲援用龍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軍權已在元璋掌握矣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卷三

湖北蕪春方覺慧纂

定鼎金陵記

一、元璋至巢湖率新附水師攻采石太平下之。五月和州西南民砦次第勦平而城中乏糧非久據之地。初元璋在滁州得馮國用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倡仁義以取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元璋曰吾意正如此。鴻猷錄卷

二、至是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含山人華高等各率眾泊舟巢湖連結水砦以扞寇盜會妖黨左君

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為所窘聞元璋駐師和州豪傑響附乃遣俞通海間道以書納款諸將欲率舟師來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之元璋得書大悅謂徐達李善長等曰吾眾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親率師至巢湖永安等出迎登舟出湖口至和陽銅城關已脫敵險尙未入江

皇明從信

錄卷一時有李國勝號李公頭趙普勝號雙刀趙二人亦同

盟渡江國勝就舟中欲飲元璋而圖之國勝部下陰以其情告元璋推疾不赴宴又數日元璋亦設宴邀國勝既至就席命壯士行酒因縛而沉諸江惟時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場河口以阻諸兵普勝屯兵黃墩潛起異志永安等密報事機元璋謀脫身佯言歸和陽取舟載兵同

攻蠻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既歸乃集商人舟多載精

銳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蠻子海牙于裕溪口皇明涿化類編開基

卷之一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

左右奮擊大破之追至雍家城俘其蕭羅二長官敵乃遁

走遂取道小港出舟苦水涸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

遂得縱舟直趨和陽皇明從信錄卷一又會巢縣人金朝興者驍

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威聲大振涿化類編開基卷之一元璋遂與

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元璋曰取金陵必

自采石始采石為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可圖也昭代典則卷一

六月乙卯朔元璋率徐達湯和李善長常遇春廖永安馮

國用鄧愈耿君用毛廣各引舟師渡江將出江口會日暮

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遂止丙辰黎

明將渡雲分兩道，右繇西南，左繇東北，俱覆牛渚磯。時西北風順，舳艫齊放，軍士皆懽躍。元璋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元璋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磯，順風力，頃刻近岬。實錄卷三時元兵陣於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岸三丈餘，莫能登。常遇春飛舸至，元璋麾之進，遇春應聲奮戈直前，岸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兵披靡。諸將鼓勇繼之，奪牛渚采石鎮，元兵驚潰，遂下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饑乏，各欲取資而歸。元璋曰：「渡江幸捷，當乘勝前進，若舍而歸，江東非我有也。」令悉斷舟纜，推至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將大驚，元璋曰：「太平在咫尺，舍此不取，將奚爲？」遂聽命焉。明鑑前紀卷上乃令軍中皆食，食

已卽率眾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急攻之元平章完者不花遁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總管斯義赴水死元璋曰義士也禮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率父老出城迎安謂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元璋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張之及拔城士卒欲擄掠見榜揭道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殉城中肅然元璋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并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爲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

勢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元璋

大悅禮安甚厚事多與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

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元璋為大元帥命

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潘庭堅為帥府教授汪廣洋為帥府

令史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濠以固守

禦實錄卷三惟太平四面皆元兵窺伺元璋用吳昇計郡將吳昇率眾

降用為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

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文通朱仇隆等為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

以安從信錄卷一

二遣徐達等夾擊元軍擒陳埜先以歸張天祐郭天叙皆

戰死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

石江閉姑孰口斷我歸路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以眾數

萬分道來攻太平

明通鑑前編卷一

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

孰東迎戰，復令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桡先

腹背受敵，大敗，伏兵擒桡先以歸。

從信錄卷一

解其縛而釋之。

桡先問生我何爲，大元帥曰：天下大亂，豪傑并起，假號令

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人附。爾旣以豪傑

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桡先曰：然則欲吾軍

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眾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桡

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裕溪口。

實錄卷三

是月甲子

徐達克溧水州，張天祐率諸軍攻集慶，弗克而還。八月，徐

達克溧陽，裨將習伯容克蕪湖。

明鑑前紀

諸將復謀進攻集慶

路，先是陳桡先旣發書招其眾降，初意其眾未必從，故陽

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眾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

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候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大元帥聞之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招桡先謂曰、人各有心、識見不同、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桡先既歸、收其眾、屯於板橋、陰與元將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郭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師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

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搏鎮江據險阻斷糧道
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大元帥知其詐以書報之曰
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
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
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咽我已扼之舟
師多寡不足深慮舍舟步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
異足下効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勛定業奈何舍全勝
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堃先旣得書知其詐不復行錄實
卷三九月令郭天叙張天祐帥諸軍再攻集慶堃先遂與元
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天叙皆戰
死初張郭二師自官塘進攻集慶之東門堃先自板橋直
抵集慶僞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天祐不知其詐堃

先邀天叙飲殺之擒天祐獻於福壽亦殺之至是桎先追

襲我軍于溧陽經葛仙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桎先

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衣出迎桎先桎先不虞

其圖已與十餘人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

桎先死其下復推桎先從子兆先領其眾實錄卷三諸將遂奉

大元帥為都元帥至是郭子興部將悉歸元璋矣明鑑前編卷一

三命常遇春擊敗元將蠻子海牙于采石親率諸將進攻

江甯鎮擒陳兆先降其眾陳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

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為犄角之勢以窺太

平皇明從信錄卷一丙申年二月親率遇春等攻蠻子海牙於采

石時將士雖渡江其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

阻不通遇春攻采石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

戰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蠻子

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鴻猷錄卷一三月都

元帥率諸將進取金陵水陸并進至江甯鎮攻破陳兆先

營悉降其眾凡三萬六千人擒兆先尋釋之俾為元帥從

征一時降者多疑懼不自安都元帥擇其降兵饒勇者五

百人置帳下令之環宿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

一人侍卧榻旁達旦疑懼者始安實錄卷四

四馮國用攻克集慶城元將福壽死之乘勝取鎮江金壇

廣德都元帥既下江甯鎮遂進攻集慶城馮國用率五

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元南臺按金陵即今南

京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土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後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為蔣

州唐為昇州宋為江甯府元為集慶路置御史大夫福壽

閉城拒守，諸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力不能支，城破，福壽猶督兵巷戰，兵潰，坐伏龜樓指揮，左右或勸之走，叱而射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亡與亡，尙安往哉！頃之，我兵四集，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元參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亦死之。又有治書侍御史賀方，以文學名，同時殉焉。命爲棺衾禮葬。元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蠻子海牙遁走，與張士誠合。明通鑑前編卷一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刺不花，海軍元帥，葉海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眾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都元帥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并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眾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

之舊政有不便者吾急除之居官慎毋貪暴以殃吾民民皆大悅都元帥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勢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協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業非偶然也今得此殆天授也迺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尋辟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置上元江甯二縣實錄卷四我師旣克金陵時張士誠已據平江破常州轉掠浙西而池州爲天完將陳友諒所陷與太平接近都元帥慮江左浙右諸路爲張陳所據明鑑前紀欲先發兵取鎮江斷士誠路別遣一軍取廣德堵友諒路患諸將不能禁戢士卒召其尤縱軍士剽掠者數其罪將誅之李

善長苦救乃免

鴻猷錄卷一

是月十七日命徐達湯和張德麟

廖永安等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起兵未嘗殺人爾等當體

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擄有犯令處以軍

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謹受命達師發往鎮江民軍元帥

康茂才歸降初茂才在蘄州結義旅捍衛鄉民與陳友諒

頗有齟齬元廷特任宣慰使都元帥成裕溪采石及我師

渡江茂才屢戰皆北喪其精銳收合殘兵監寨於天甯州

我軍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幾城破復奔鎮江

至是我師追及之茂才率其眾降令與從征

從信錄卷一

達師

進攻鎮江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干平章定定戰

死克其城達等自因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

兵改鎮江路爲江淮府置淮興鎮江翼元帥府以徐達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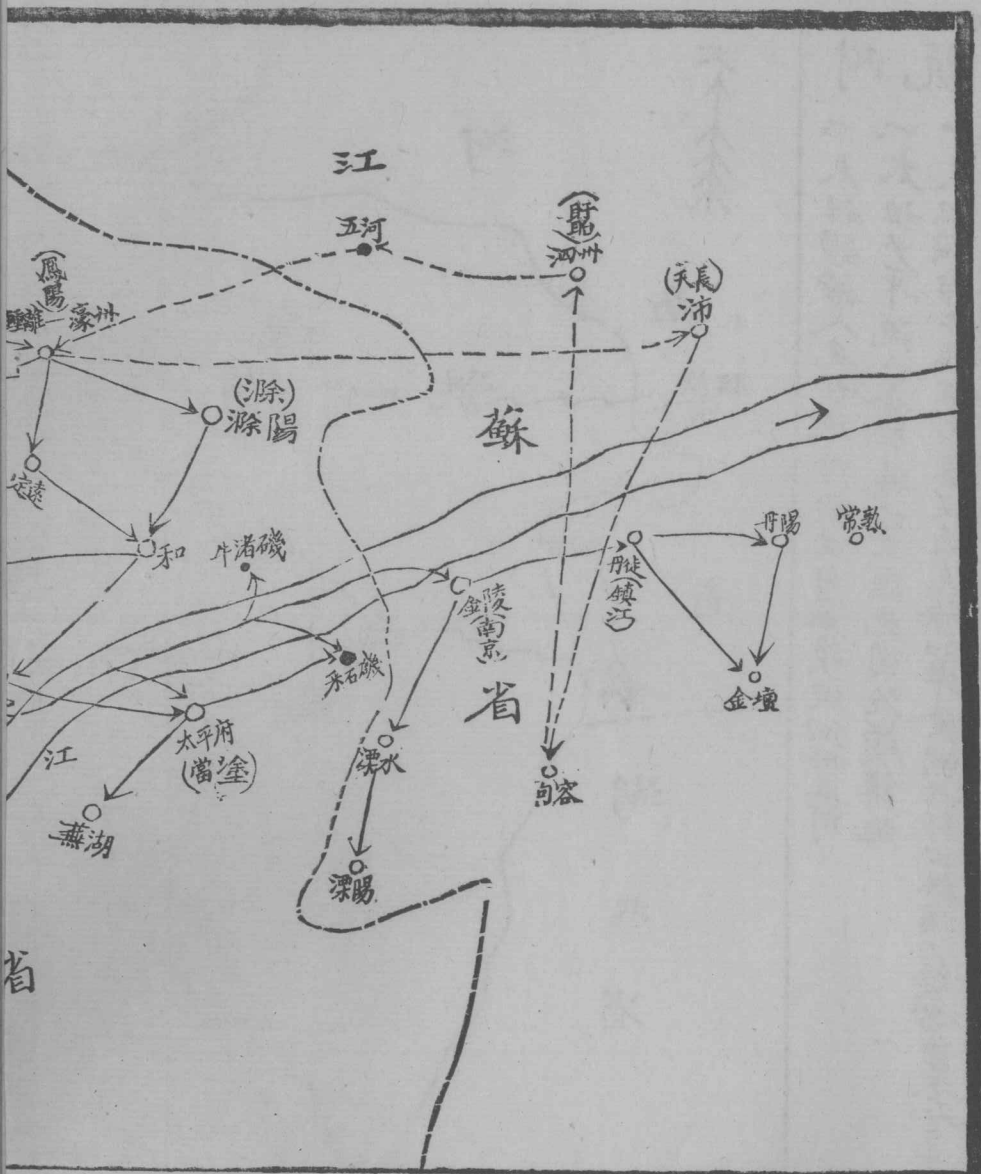
和爲統軍元帥置秦淮翼元帥府以俞通海爲元帥四月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六月命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率兵攻廣德路克之改爲廣興府置廣興翼行軍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爲元帥湯昌爲行軍總管

五諸將奉元璋爲吳國公設官分職七月建康諸將奉都元帥爲吳國公以元御史台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吳國公兼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宏道爲員外郎孔景吾陳養吾王愷爲都事王疇爲照磨欒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

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興
陳德等爲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
以劉禎秦裕爲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
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稽察奸僞以達必大爲指揮

實錄卷四

卷三十三 合圖



河流 省界 進攻

附說

一太祖鍾離人先世徙沛旋徙句容後徙泗州五河
 一太祖少年流亡合肥適六安歷光固汝穎諸地
 一太祖投郭子興軍遂畧定遠克滁和率巢湖舟師出裕溪口襲當塗采石直取南京



圖例 遷移 —— 流亡 —— 縣治 市鎮